

戊子·新刊

汇山遗雅

民国·饶鼎华编辑

《古今三河坝》编委会



《古今三河坝》编委会成员

主 编：袁光明

副 主 编：林德树 陈介成 王铁介

编委成员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铁介 陈介成 肖金华 李万兴 林德树

袁光明 郭锋明 黄志环 黄志忠 黄永潮

温亨让

新 刊 前 言

《汇山遗雅》——古镇三河的一部优秀文学遗产，终于重新刊印了，这是诗词爱好者的福音，更是三河文化领域的喜事。

一、《汇山遗雅》或成孤本。

最近，三河镇党委、政府组织编印《古今三河坝》一书，编委成员从民国《大埔县志》记载中，得知先贤饶鼎华先生，曾收集三河乡邑前贤诗作，并编印成《汇山遗雅》。然而，经多方查访，县图书馆、县档案馆、及乡里前辈均未见收藏此书，后来从本县一位文化界老同志处获知：梅州市图书馆仅有此书的复印本一件，该本“原件”尚在广州的广东省中山图书馆。为得到此书，编委派员到市图书馆将该书再行复印回来。果然，从“复印本”上可见“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书”印章图样。由此看来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的《汇山遗雅》（下简称《遗雅》）很有可能已成孤本。

二、佳作彰显古镇文明。

得《遗雅》诗集，编委们倍感欣慰。此书收入明、清两朝的乡邑先贤贺新溪（汇城人）、范彝甫（汇城人）、张丹崖（汇东人）、吴常嘏（汇东人）、范菊町（梓里人）、范萸香（梓里人）、饶次骏（汇城人）、唐梧生（先觉人）等十九人诗作，共五百一十五首，连同序言、诗人简介、注释等，计有四万二千余字，尽皆邑内之名人佳作也！足见三河地域虽小，但地理位置重要，埠域早开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文明传承，代不乏人！正如曾先后担任大埔县修志馆总纂、广东通志馆总纂的卓越的文史学家和地方史志专家、诗人温廷敬（大埔百侯人，1869—1954）先生在《遗雅》“序言二”中指出：三河“地秉山川灵淑之气，人物清秀，诗人名士踵出其间，文采风流，辉映岭左。”《汇山遗雅》的存在，从一个侧面足以证明三河不愧为“历史文化名镇”！

三、先贤拾遗历尽艰辛。

阅读《遗雅》，亦使吾辈深感饶鼎华先贤历尽艰辛，拾遗传世精神之可贵。

饶鼎华先生，字爱荃，汇城人氏，清光绪甲辰优廪生，早年掌教潮州韩山师范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大埔中学成立，返邑受聘为埔中文史教员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春夏间，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，他因搜集、整理同乡先辈贺香九孝廉的遗稿，而“感念吾乡先辈词宿不少，遗文尚存，使皆如香九孝廉之遗稿，则尽付之于荒烟蔓草间，不亦重可惜乎”，于是发愿起而收拾之，以传播先辈声音笑貌，并贻后来之秀。随即，他广托知交，辗转相致，积八九月，得十九家，随到随编，去取颇严，共选得诗五百一十五首，于1923年春编辑成册，取名“汇山遗雅”。编成之后，先生抚卷欣然而喜曰：“吾乡先辈之灵爽，自此为不泯矣！”

然而，此书尚未付印，先生便于1930年辞逝，诚为憾事也。《汇山遗雅》与先生的另一遗稿《南溪集》一起，于1931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，尚未竣事，而与该馆印刷总厂同毁于1932年“一二八”之战火。直至1944年，其子邦泰以所存《汇山遗雅》副本重为誉正，并在继《南溪集》刊行后，赍续付梓，方得传世。

四、传承新刊吾辈接力。

传承文明，吾辈理当接力。为更好地传承先贤诗稿，编委决定新刊《汇山遗雅》。此举得到三河镇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，筹款编印。鉴于原本使用繁体汉字，且生僻字较多，又未使用标点符号，今人难以阅读。于是，在编委袁光明主任的统筹安排下，按“内容不作改动，只将繁体字、生僻字换为规范简化汉字，并加注标点符号以断句”的原则加以整理。林德树、温亨让、王铁介、陈介成、邓旺林和李万兴、蔡永斌等人分别参与了整理、搜寻、印制等工作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在整理编辑过程中，尤其在标点断句方面，

难免有疏误之处，祈请方家指正。

《古今三河坝》编委会

二〇〇八年十月

序 一

粵自唐宋元明，迄于今代，选诗一门，志趣既殊，体例亦别。前代沈文憲《清诗别裁》，合顺康雍干四朝，荟萃成书，嗣后三吴两浙以及楚粤，皆有一省诗选。如阮氏《輶轩录》、邓氏《沅湘集》、王氏《湖海集》，各省不下十余家。搜罗宏富，名目甚繁，大抵附以诗人小传，而以爵里著述，分注于诗集之前。若刘彬华《岭南群雅》、温汝适《广东诗海》、凌扬藻《岭海诗抄》、张维屏《诗人征略》、李长荣《柳堂师友论》，其家数不啻五六百人，类皆家置一编，海内风行，足称脍炙人口。即如潮州一隅，陈衍虞有《古瀛诗苑》杨氏天培有《潮雅拾遗》，温氏廷敬有《潮州诗萃》，俱待梓问世。吾埔得选入者如郭辅畿、萧翱材，彰彰可考。不意沧桑变易，风雅沦亡，复有华表山人，阐扬遗逸也。山人姓饶氏，名鼎华，与余同出徐侍郎之门，其先代多有攻诗及古文辞者。遭国变后，锐意著书，以三河词宿，列科名仕宦者固多，其秀才明经，终老牖下者，亦复不少。开邑四百年来，先辈遗编剩稿，多半沦没于洪流兵燹之中，其子孙抱残守缺，尚有十余家。爰竭半载心力，辑为此编，约计四册，名曰《汇山遗雅》。分先达、亲系、师门、友谊、姻娅、闺阁六门，共十二家，附录者七人。就其中评论所长，贺萍乡音节入古雅、近唐人。乾嘉两代，以张、范二公最负时望。丹崖先生之作杰出一时，宋芷湾观察奉为畏友。范氏六七人，儒行称于邑乘，而彝甫广文以宦迹著，任月波太令称其“才情依旧翻苏海，诗律何人撼岳军”。如蕉太守能传家学，惜其诗毁于闽中榷厂。次骏先生，久为林太仆心折，见于《松水遗文》饶处士传。范菊町学博三代，科名俱登县志，传及玉池明经，六叶芸香，著述尤富。徐选拔友仁，诗笔清新，酷肖随园一派。仲勋丈为圣译先生中子，夙以裁成后进为己任，吴学使称其诗字字极有敲推。其它各抒怀抱，类不出袁、赵范围。若雁

宾、玉仙、梧笙诸子，皆同时旧友，能拔戟自成一队，惜中年遽歿，藉此以传，实为文人幸福。余喜山人网罗散失，效古人编辑耆旧遗意，使乡先达声音笑貌宛若目前，而交谊游踪因兹益显。又惜吾友陈州判倬云，为张文襄、朱侍御所赏识，而遗稿丛残，不能附骥以行，殊令山人有千虑一失之叹也！掷笔四顾，为之抚然。

民国十三年，岁在于逢困敦，上元后十日，七昌居士邝黻廷谨叙，时年六十有八。

序 二

三河当潮梅之冲，汇汀河、梅河、清远河而为韩江，经丰顺、潮安而入于海，此前人所以别名为汇川也。而其山发源于南岭之一支，自铜鼓嶂迤而东北，散为巍龙、翔凤、华表诸山，而结于阴那。其隔河东文部，则分支于清远之西岩，自东而西。泮梓诸村，则又延脉于梅县之王寿山，自北而南。横纵顺逆，交互峙列，丘峦岩壑，错综起伏，此吾友饶子爱荃所以复名为汇山欤！其地秉山川灵淑之气，人物清秀，自明代开邑以来，诗人名士踵出其间，文采风流，辉映岭左。而先辈之诗文遗集，多困于财力未付梨枣，洪流骤发，室庐被浸，随以漂没。子孙不识，饱诸蠹鱼，投之一炬，其湮灭不传或仅存百一，惜无人起而收拾之者，为可叹也。饶子怒然有感于此，发愿于搜得贺香九之诗，而因以广谏博访，共得十二家，其附录者复数人。饶人已自述其缘起，邝子衮臣为叙其梗概，而不复嫌鄙陋，寄示而征言于余。余披诵之，其中诸家，多为余《潮州诗萃》所已及者，而所选互有出入，惟范彝甫之《白云山诗》为余所未见，其诗奇峭，为镇平诗人黄香铁所深赏。而贺香九、徐兰士、唐笠云，则余向所未闻其名。贺、徐二家之诗，清新而婉约；唐山人诗幽隽

而淡远，余深爱之，而喜饶子之能贶余也。余惟汇川诗人，前当推张丹崖，后当推饶子伯父次骏。丹崖天才旷逸，颇近李白；次骏兼学诸家，具备众体。次骏诗此选大概略备矣。丹崖诗生已困于酬应，死后厄于洪水，其所存者后人随手抄集，金沙珠砾，杂然并陈，不足以见其真面目，饶子之所选较洁矣，然犹未足尽其所长也。若贺、徐、唐三家之诗，才力远不及于次骏，然一丘一壑，一花一草，自足供人之玩赏。味之真者不在多。余之喜此，殆犹欧公之厌大牢而思螺蛤欤。饶子此选虽限于一隅，然其诗已略备众长，其小传可参补邑志，其体例亦复严谨，固自可传，余乐序之。因纵论所见，饶子其以为何如也？

民国十八年，己巳冬月大尽日，友人温廷敬谨序。

自序

余何为而有是编哉？余之为是编，实因去岁搜集贺孝廉香九遗稿，有所兴感，而有是作也。余任茶阳中学教席九载，讲书则若循环，改卷则如叠山，卒卒无一日之暇得以从事著述。壬戌之春，同里贺生锡章在校读书，一日来谒余。谈次，曾询及其先人香九先生遗稿，并嘱其留意搜寻。越二月，贺生以蠹简一束来，检之则制艺试帖，珠砾杂投，字画大半不可认识。余因为别择其中，得近体诗数十余首，急嘱贺生抄存篋笥。并因而感念吾乡先辈词宿不少，遗文尚存，使皆如香九孝廉之遗稿，则尽付之于荒烟蔓草间，不亦重可惜乎。余自是即欲网罗三河一区先辈遗集，传之其人，因亟广托知交，展转相致，积八九月，得十九家，随到随编，去取颇严，共选得诗五百一十五首。此外，有以古文辞著者，则有若林太仆海岩；以制艺著者，则有若贺明经南凤、柳明经恒森、张孝廉类山、吴孝

廉江润、徐孝廉鹏搏、家孝廉云衢等十数人，以上诸公韵文缺然，未经采取。其遗集完全散佚者，则有若张太令侯若、陈太令光韶、瑜英等数人，是则异宝泯没，若可如何者也。编辑次第已成，命名曰《汇山遗雅》。余则抚卷欣然而喜曰：吾乡先辈之灵爽，自此为不泯矣。但余之赏鉴未臻完善，则未知能否传诸不朽耳。昔习凿齿有《襄阳耆旧集之撰考》，其大旨凡以摭拾遗文，宣扬大雅，以谓先民有作，不可无述焉尔。余为此编，用意略同。但以地方论，则弹丸蕞尔，安敢上望名都；以学识论，则下里巴人，何能高攀白云。一经比较，惭汗正多。虽然，吾仿元裕之编《中州拾遗》，意为我乡先辈传播其声音笑貌，以贻我后来之秀。俾知夫十步之内，不无芳草；尺泽之下，亦有白龙，则未始无千虑一得之美也！

民国十二年癸亥春月，华表山人饶鼎华爱荃氏谨叙。

目 录

先达十二人

贺新溪

张丹崖

张一波

沈佩钦

吴常嘏

范菊町

范彝甫

范如蕉

范衍堂

贺香九

徐兰士

徐仲勋

亲系三人

饶谦谷

饶雁宾

饶次骏

师门一人

范玉池

友谊一人

唐梧生

姻娅一人

邓玉仙

闺阁一人

范萸香

新 刊 前 言

《汇山遗雅》——古镇三河的一部优秀文学遗产，终于重新刊印了，这是诗词爱好者的福音，更是三河文化领域的喜事。

一、《汇山遗雅》或成孤本。

最近，三河镇党委、政府组织编印《古今三河坝》一书，编委成员从民国《大埔县志》记载中，得知先贤饶鼎华先生，曾收集三河乡邑前贤诗作，并编印成《汇山遗雅》。然而，经多方查访，县图书馆、县档案馆、及乡里前辈均未见收藏此书，后来从本县一位文化界老同志处获知：梅州市图书馆仅有此书的复印本一件，该本“原件”尚在广州的广东省中山图书馆。为得到此书，编委派员到市图书馆将该书再行复印回来。果然，从“复印本”上可见“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书”印章图样。由此看来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的《汇山遗雅》（下简称《遗雅》）很有可能已成孤本。

二、佳作彰显古镇文明。

得《遗雅》诗集，编委们倍感欣慰。此书收入明、清两朝的乡邑先贤贺新溪（汇城人）、范彝甫（汇城人）、张丹崖（汇东人）、吴常嘏（汇东人）、范菊町（梓里人）、范萸香（梓里人）、饶次骏（汇城人）、唐梧生（先觉人）等十九人诗作，共五百一十五首，连同序言、诗人简介、注释等，计有四万二千余字，尽皆邑内之名人佳作也！足见三河地域虽小，但地理位置重要，埠域早开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文明传承，代不乏人！正如曾先后担任大埔县修志馆总纂、广东通志馆总纂的卓越的文史学家和地方史志专家、诗人温廷敬（大埔百侯人，1869—1954）先生在《遗雅》“序言二”中指出：三河“地秉山川灵淑之气，人物清秀，诗人名士踵出其间，文采风流，辉映岭左。”《汇山遗雅》的存在，从一个侧面足以证明三河不愧为“历史文化名镇”！

三、先贤拾遗历尽艰辛。

阅读《遗雅》，亦使吾辈深感饶鼎华先贤历尽艰辛，拾遗传世精神之可贵。

饶鼎华先生，字爱荃，汇城人氏，清光绪甲辰优廪生，早年掌教潮州韩山师范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大埔中学成立，返邑受聘为埔中文史教员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春夏间，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，他因搜集、整理同乡先辈贺香九孝廉的遗稿，而“感念吾乡先辈词宿不少，遗文尚存，使皆如香九孝廉之遗稿，则尽付之于荒烟蔓草间，不亦重可惜乎”，于是发愿起而收拾之，以传播先辈声音笑貌，并贻后来之秀。随即，他广托知交，辗转相致，积八九月，得十九家，随到随编，去取颇严，共选得诗五百一十五首，于1923年春编辑成册，取名“汇山遗雅”。编成之后，先生抚卷欣然而喜曰：“吾乡先辈之灵爽，自此为不泯矣！”

然而，此书尚未付印，先生便于1930年辞逝，诚为憾事也。《汇山遗雅》与先生的另一遗稿《南溪集》一起，于1931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，尚未竣事，而与该馆印刷总厂同毁于1932年“一二八”之战火。直至1944年，其子邦泰以所存《汇山遗雅》副本重为誉正，并在继《南溪集》刊行后，赍续付梓，方得传世。

四、传承新刊吾辈接力。

传承文明，吾辈理当接力。为更好地传承先贤诗稿，编委决定新刊《汇山遗雅》。此举得到三河镇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，筹款编印。鉴于原本使用繁体汉字，且生僻字较多，又未使用标点符号，今人难以阅读。于是，在编委袁光明主任的统筹安排下，按“内容不作改动，只将繁体字、生僻字换为规范简化汉字，并加注标点符号以断句”的原则加以整理。林德树、温亨让、王铁介、陈介成、邓旺林和李万兴、蔡永斌等人分别参与了整理、搜寻、印制等工作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在整理编辑过程中，尤其在标点断句方面，

难免有疏误之处，祈请方家指正。

《古今三河坝》编委会

二〇〇八年十月

序 一

粵自唐宋元明，迄于今代，选诗一门，志趣既殊，体例亦别。前代沈文憲《清诗别裁》，合顺康雍干四朝，荟萃成书，嗣后三吴两浙以及楚粤，皆有一省诗选。如阮氏《輶轩录》、邓氏《沅湘集》、王氏《湖海集》，各省不下十余家。搜罗宏富，名目甚繁，大抵附以诗人小传，而以爵里著述，分注于诗集之前。若刘彬华《岭南群雅》、温汝适《广东诗海》、凌扬藻《岭海诗抄》、张维屏《诗人征略》、李长荣《柳堂师友论》，其家数不啻五六百人，类皆家置一编，海内风行，足称脍炙人口。即如潮州一隅，陈衍虞有《古瀛诗苑》杨氏天培有《潮雅拾遗》，温氏廷敬有《潮州诗萃》，俱待梓问世。吾埔得选入者如郭辅畿、萧翱材，彰彰可考。不意沧桑变易，风雅沦亡，复有华表山人，阐扬遗逸也。山人姓饶氏，名鼎华，与余同出徐侍郎之门，其先代多有攻诗及古文辞者。遭国变后，锐意著书，以三河词宿，列科名仕宦者固多，其秀才明经，终老牖下者，亦复不少。开邑四百年来，先辈遗编剩稿，多半沦没于洪流兵燹之中，其子孙抱残守缺，尚有十余家。爰竭半载心力，辑为此编，约计四册，名曰《汇山遗雅》。分先达、亲系、师门、友谊、姻娅、闺阁六门，共十二家，附录者七人。就其中评论所长，贺萍乡音节入古雅、近唐人。乾嘉两代，以张、范二公最负时望。丹崖先生之作杰出一时，宋芷湾观察奉为畏友。范氏六七人，儒行称于邑乘，而彝甫广文以宦迹著，任月波太令称其“才情依旧翻苏海，诗律何人撼岳军”。如蕉太守能传家学，惜其诗毁于闽中榷厂。次骏先生，久为林太仆心折，见于《松水遗文》饶处士传。范菊町学博三代，科名俱登县志，传及玉池明经，六叶芸香，著述尤富。徐选拔友仁，诗笔清新，酷肖随园一派。仲勋丈为圣译先生中子，夙以裁成后进为己任，吴学使称其诗字字极有敲推。其它各抒怀抱，类不出袁、赵范围。若雁

宾、玉仙、梧笙诸子，皆同时旧友，能拔戟自成一队，惜中年遽歿，藉此以传，实为文人幸福。余喜山人网罗散失，效古人编辑耆旧遗意，使乡先达声音笑貌宛若目前，而交谊游踪因兹益显。又惜吾友陈州判倬云，为张文襄、朱侍御所赏识，而遗稿丛残，不能附骥以行，殊令山人有千虑一失之叹也！掷笔四顾，为之抚然。

民国十三年，岁在于逢困敦，上元后十日，七昌居士邝黻廷谨叙，时年六十有八。

序 二

三河当潮梅之冲，汇汀河、梅河、清远河而为韩江，经丰顺、潮安而入于海，此前人所以别名为汇川也。而其山发源于南岭之一支，自铜鼓嶂迤而东北，散为巍龙、翔凤、华表诸山，而结于阴那。其隔河东文部，则分支于清远之西岩，自东而西。泮梓诸村，则又延脉于梅县之王寿山，自北而南。横纵顺逆，交互峙列，丘峦岩壑，错综起伏，此吾友饶子爱荃所以复名为汇山欤！其地秉山川灵淑之气，人物清秀，自明代开邑以来，诗人名士踵出其间，文采风流，辉映岭左。而先辈之诗文遗集，多困于财力未付梨枣，洪流骤发，室庐被浸，随以漂没。子孙不识，饱诸蠹鱼，投之一炬，其湮灭不传或仅存百一，惜无人起而收拾之者，为可叹也。饶子怒然有感于此，发愿于搜得贺香九之诗，而因以广谏博访，共得十二家，其附录者复数人。饶人已自述其缘起，邝子衮臣为叙其梗概，而不复嫌鄙陋，寄示而征言于余。余披诵之，其中诸家，多为余《潮州诗萃》所已及者，而所选互有出入，惟范彝甫之《白云山诗》为余所未见，其诗奇峭，为镇平诗人黄香铁所深赏。而贺香九、徐兰士、唐笠云，则余向所未闻其名。贺、徐二家之诗，清新而婉约；唐山人诗幽隽

而淡远，余深爱之，而喜饶子之能贶余也。余惟汇川诗人，前当推张丹崖，后当推饶子伯父次骏。丹崖天才旷逸，颇近李白；次骏兼学诸家，具备众体。次骏诗此选大概略备矣。丹崖诗生已困于酬应，死后厄于洪水，其所存者后人随手抄集，金沙珠砾，杂然并陈，不足以见其真面目，饶子之所选较洁矣，然犹未足尽其所长也。若贺、徐、唐三家之诗，才力远不及于次骏，然一丘一壑，一花一草，自足供人之玩赏。味之真者不在多。余之喜此，殆犹欧公之厌大牢而思螺蛤欤。饶子此选虽限于一隅，然其诗已略备众长，其小传可参补邑志，其体例亦复严谨，固自可传，余乐序之。因纵论所见，饶子其以为何如也？

民国十八年，己巳冬月大尽日，友人温廷敬谨序。

自序

余何为而有是编哉？余之为是编，实因去岁搜集贺孝廉香九遗稿，有所兴感，而有是作也。余任茶阳中学教席九载，讲书则若循环，改卷则如叠山，卒卒无一日之暇得以从事著述。壬戌之春，同里贺生锡章在校读书，一日来谒余。谈次，曾询及其先人香九先生遗稿，并嘱其留意搜寻。越二月，贺生以蠹简一束来，检之则制艺试帖，珠砾杂投，字画大半不可认识。余因为别择其中，得近体诗数十余首，急嘱贺生抄存篋笥。并因而感念吾乡先辈词宿不少，遗文尚存，使皆如香九孝廉之遗稿，则尽付之于荒烟蔓草间，不亦重可惜乎。余自是即欲网罗三河一区先辈遗集，传之其人，因亟广托知交，展转相致，积八九月，得十九家，随到随编，去取颇严，共选得诗五百一十五首。此外，有以古文辞著者，则有若林太仆海岩；以制艺著者，则有若贺明经南凤、柳明经恒森、张孝廉类山、吴孝